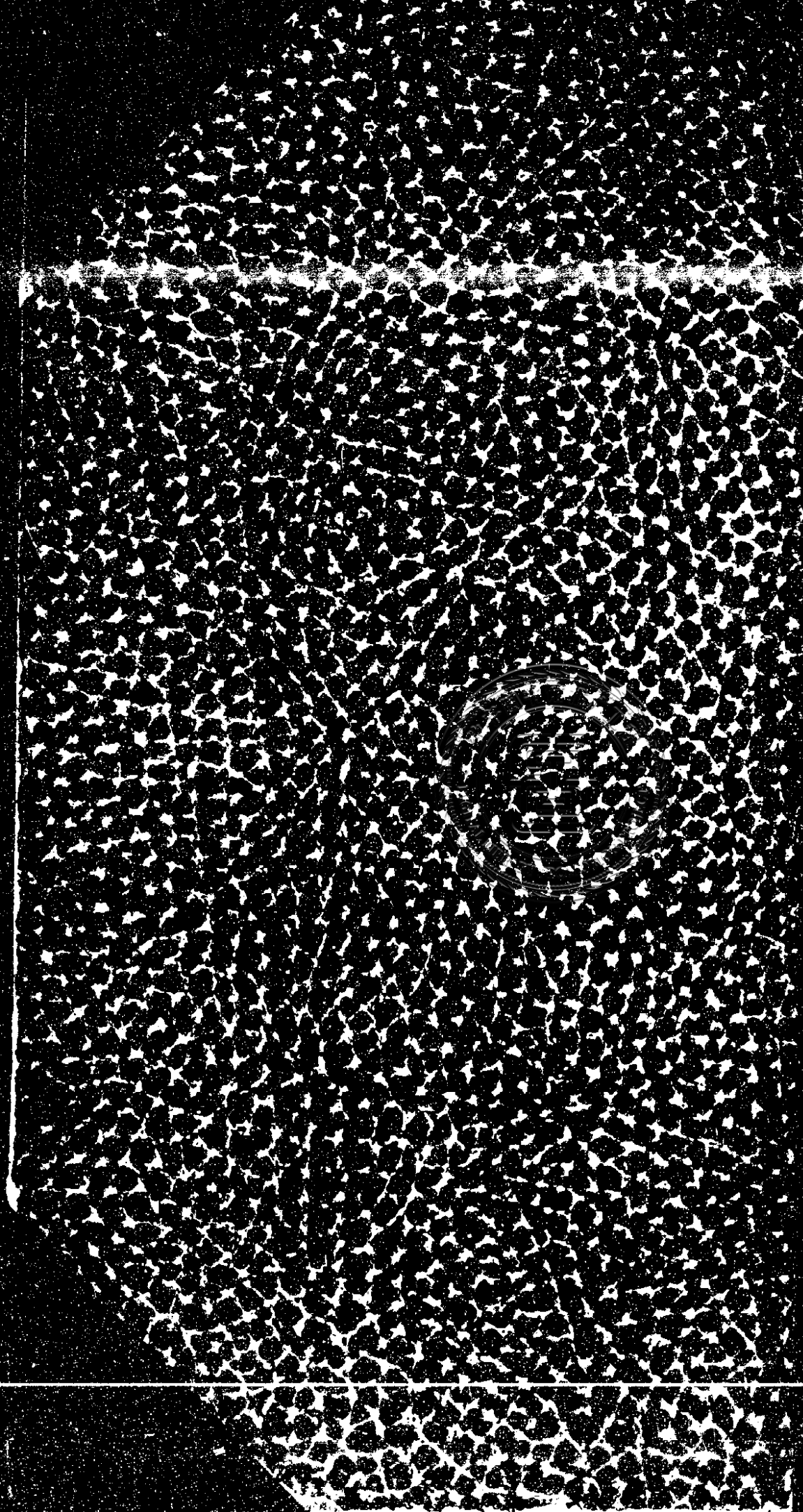




32
12



832.17
616

2

楚 詞 新 論

楚詞新論目次

第一章	緒論	一
第二章	屈原歷史的研究	一一
第三章	楚詞的篇目	三一
第四章	離騷經新釋	四四
第五章	屈原的思想及其影響	五六
第六章	楚詞評論家之評論	六九

目次

001368

楚詞新論

第一章 緒論

中國學術，在春秋戰國之時，隱隱就有南北兩派。文學上也是一樣。不過北方文學，發達較早，南方文學，發達較遲。這種痕跡，往往被人忽略了。

楚詞是代表南方文學一部最古的書，屈原自然是楚詞這種文體開創的人。所以要研究楚詞，先要研究屈原那時候南北思想的異同是怎麼樣。

孟子許行章，頗能表示當時南北思想之衝突，今把他寫在下面，來做我們研究的根據。

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，自楚之滕。踵門而告文公曰：「遠方之人，聞君行仁政，願受一廛而爲民。」文公與之處。其徒數十人，皆衣褐，捆履織席以爲食。陳良之徒陳相，與其弟辛，負耒耜而自宋之滕。曰：「聞君行聖人之政，是亦聖人也，願爲聖

人氓。陳相見許行而大悅。盡棄其學而學焉。陳相見孟子，道許行之言曰：滕君則誠賢君也，雖然未聞道也。賢者與民並耕而食，饗飧而治。今也滕有倉廩府庫，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。惡得賢？孟子曰：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？曰然。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？曰否。……百工之事，固不可耕且爲也。然則治天下，獨可耕且爲與？……當堯之時，天下猶未平，洪水橫流，……堯獨憂之，舉舜而敷治焉。……禹疏九河，……然後中國可得而食。當是時也，禹八年於外，三過其門而不入，雖欲耕得乎？后稷教民稼穡，樹藝五穀，五穀熟而人民育。人之有道也，飽食煖衣，逸居而無教，則近於禽獸。聖人有憂之，使契爲司徒，教以人倫。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敘，朋友有信，……孔子曰：大哉堯之爲君。惟天爲大，惟堯則之。蕩蕩乎民無能名焉。君哉舜也，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。堯舜之治天下，豈無所用其心哉？亦不用於耕耳。吾聞用夏變夷者，未聞變於夷者也。陳良，楚產也。悅周公仲尼之道，北學於中國。北方之學者，未能或之

先也。彼所謂豪傑之士也。子之兄弟，事之數十年，師死而遂倍之。昔者孔子沒，三年之外，門人治任將歸，入揖於子貢，相嚮而哭，皆失聲，然後歸。子貢反，築室於場，獨居三年，然後歸。他日子夏子張子游，以有若似聖人，欲以所事孔子事之。彊曾子曰：『不可。』江漢以濯之，秋陽以暴之，皜皜乎不可尙已。今也南蠻鵠舌之人，非先王之道，子倍子之師而學之，亦異於曾子矣。吾聞出於幽谷，遷於喬木者，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。魯頌曰：『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懲。』周公方且膺之，子是之學，亦爲不善變矣。（下略）

許行不過南方學者之一，他的學說，暫且不去批評他。單看孟子那樣稱贊陳良，說他以楚人而北學於中國，北方的學者，也不能比他好。孟子自然是以承繼北方學統自命。他於批評許行學說以外，著實說些堯舜禹稷的功德。又說陳良所悅是周公仲尼之道。這都是北方學統的代表人物。又看他批駁許行不算，還要那種痛罵楚國，說甚麼『南蠻鵠舌之人』，『用夷變夏』說甚麼『荆舒是懲』

可見當時南北學派，已有對峙的形勢。南方學者的來源，又多半在楚國。所以孟子那樣恨他哩。

南北學派的區別在那裏，現在祇能說他的大概。北學是到孔子的時候纔集其大成。他們崇拜的人物，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。他們所講的是仁義。南學的發動者，恐怕就是老子。以後流爲許多學派。他們總要同北派立異。（譬如北學講堯舜以後，南學就要推到堯舜以前，如許行要講神農，老子一派道家要講黃帝，也是一個例子。）簡單說起來，北學好比一個守舊黨，他們要保存古來聖帝明王的遺法，回復周公的舊典。南學好比一箇革新黨，他們主張破壞舊思想，用新的方法，來改造社會國家，不過他們所用的工具，不是一樣，總之都和舊派反對就是了。在善讀古書的人，大概都容易發見這個證據，曉得這個分別。南學有時候也有說堯舜周孔也說六經但他們的解釋總與北學不同

北派的發祥地，自然是魯國。他們的開山祖師，就是孔子。他的門弟子很多。

後來成爲儒家一派。戰國時候，儒家的巨子，總算孟子荀卿。孟子是純粹北派正宗，荀卿就多少有些南方化了。南派的發祥地，却是楚國。他們的開山祖師是老子，以後直接間接流爲許多學派。都是攻擊儒家，和北方派學者反對的。

近來有說戰國時諸子都是出於老子的。

如廉江江瑛類子屈賈之類

我們也不必完全

替他附會。但是淵源確鑿的，也實在不少。老子是南方最大的學問家，所以這些持異說的，直接間接都要與他有些關係。楚國是南方最大的國，所以這些持異說的，都要直接間接跑到楚國。這是事實上容易找得出證據的了。

我們且看孟子荀子書上所最不滿意的當時一般學者是些甚麼人？孟子

極力詆毀楊朱，墨翟，及公孫衍，張儀。荀子非十二子及解蔽，天論，諸篇所攻擊的，有老子，莊子，墨翟，惠施，鄧析，申不害，慎到。

其餘不大流傳的數家不算

我們將他分析起來，老

子楊朱莊子是道家，墨翟是墨家，公孫衍張儀是縱橫家，惠施鄧析是名家，申不害田駢慎到是法家。可見這幾家都是與北方固有思想不同的。現在且研究這

幾家同楚國的關係。

(一)道家 老子楚人。莊子楚人。這是無可疑的。楊朱是老子弟子。他們問答

之詞
可知

(二)墨家 墨子魯人或楚人。畢沅以爲楚人，孫詒讓以爲魯人。莊子墨者

(三)縱橫家 出於鬼谷子。張儀蘇秦俱是鬼谷弟子。皇甫謐說鬼谷子
楚人隱鬼谷山

(四)法家 法家本淵源於道家。至商鞅始立法家規模。但商鞅的老師是尸佼。也可以說法家出於尸佼。史記孟荀列傳言楚有尸佼。劉向別錄同。向序荀子。謂尸子著書，非先王之法，不循孔氏之術。以後申韓慎到，都是淵源於尸佼商鞅了。慎子嘗
爲楚相

(五)名家 名家實出於墨子辯經。其後流爲別墨。莊子天下篇說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屬，與南方墨者苦獲、己齒、鄧陵子之屬，俱誦墨經，而信論不同，相謂別墨，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，以綺偶不侔之辭相應。這就是敘墨辯流

爲名家的淵源。所指的南方，大約就是楚國了。魯勝墨辯序說，墨子立名本，公孫龍惠施祖述其學。現在名辯可見的，祇有公孫龍惠施二家。公孫龍大約是北墨，惠施大約就是南墨。惠施常和莊子往來。恐怕也是楚國的人。說

惠施是魏相的緣故不足信

這已上和北方思想反對的五家。細看起來，都同楚國有些關係。墨子雖不能確定他爲楚人。但是他常往來於宋楚之交。宋這個地方，是南北的樞紐。也是當時異說交會之區。莊子平時不大出來游歷。他同惠施似很密切。故疑惠施也是楚人。當時南北兩派，界限是極分明的。你看孟子那樣詆毀南人。北學的巨子，亦不輕易爲南方所容納。荀卿晚年游楚。春申君直到滅魯以後，纔用他爲蘭陵令，以爲他是個舊學先生，於這地方最爲人地相宜了。北學巨子是指儒家一派，其餘北人而治刑名法術

之學者則是早已同化於南方學派了

南北學術思想，既如此不同，在文學上也是一樣。北學所尊奉的六經，就只

楚

詞

新

論

有詩經一種是詩歌。他所采的詩都限於北方。我們拿十五國風來考證。周召王、幽、是周室的王畿。其地在今陝西、甘肅、河南的一部。內有湖北邊地一小部。衛國（包括鄘、鄘衛風）在今直隸山西。鄭國在今河南。齊國在今山東。晉國（包括唐風、魏風）在今山西。秦國在今陝西境內。陳、檜在今河南。內有湖北一小部分。曹國在直隸山東。此外魯國亦在山東。這樣看來，幾於全部都是北方的作品。那時楚已是大國。獨未采有一詩，不知何故，到了戰國以來，楚的區域更加擴充了。所有江漢、荆湘、吳越、淮泗，都是楚國的範圍。論他的國力，當然可以代表南方。他學術的發展，又矯然與北方不同。講到詩歌根於人心，也應當有一種獨立的特質，能顯示南方民族文學的思想。這時候纔有屈宋那種創造的文體，為順應時代精神自然的產兒。後人加以楚詞之名，拿他來對抗北方十五國風，真是確當而無愧色了。

講到楚詞的創造人物，大概祇有屈原。其餘不過配角罷了。然自來楚國的文體，恐怕就有些與北方不同。屈原纔適用那種體格音調，寫出離騷等大篇。所

以後人就推他爲楚詞之祖了。且看老子是楚國著書較早的人。他那文體，有許多地方，很像詞賦。今引一段在下面：

絕學無憂，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。善之與惡，相去若何。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荒哉其未央哉。衆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登春臺。我獨泊兮其未央，如嬰兒之未孩。垂垂兮若無歸。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。我愚人之心也哉。沌沌兮俗人昭昭，我獨若昏。俗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忽兮若海，漂兮若無所止。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。我獨異於人而貴食其母。

再看越絕書吳越春秋中的詩歌，雖或者都是出於僞託。然很少像國風那種整齊的詞調。大概也是模仿南方固有的詩體。說苑那書，較爲可信，內中有一篇越歌而加以『楚說』的：

今夕何夕兮，舉中洲流。今日何日兮，得與王子同舟。蒙羞被好兮，不訾詬恥。心幾頑而不絕兮，知得王子。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說君兮君不知。

劉向加以『楚說』二字，證明他是由越歌而譯成楚國詩體的。其音調真與楚詞不殊。可見當時普通詩歌體裁，就是如此。

北方文學的代表那部詩經。他本來是國家學校裏用的教科書。看他格律何等整齊，楚詞的文句，就多不規則了。詩經說甚麼賦比興風雅頌六義，却是毛義罕有直指賦體，楚詞就直是以賦為主了。六義之中，雅頌是頂莊嚴典重的體格，楚詞就全然漠視這種意味了。楚詞雖有橋頌與詩經頌義全沒相干 今再將詩經和楚詞的異同約略比較：

- (一) 詩經以四言為主，楚詞文句參差不一。
- (二) 詩經章節有定，千篇一律。楚詞溢出規矩，任意變化。
- (三) 詩經重在風雅頌，楚詞全沒風雅頌。
- (四) 詩經說甚麼王者之化，后妃之德，楚詞全沒這些。
- (五) 詩經所尊重的，是人間庸俗的道德，楚詞所尊重的，是超人間的思想。

(六)詩經的神，是天神地祇，楚詞的神是江妃山鬼。

(七)詩經是溫柔敦厚，婉而多諷。楚詞是露才揚己，顯暴君過。班固說顏

(八)詩經昭事上帝，楚詞就要問天。

(九)詩經有懷舊俗的意思，楚詞有創新國的意思。

(十)詩經的精神，是柔性的，他化的。楚詞的精神，是剛性的，自決的。

總之詩經的好處，不是楚詞的好處。楚詞的好處，不是詩經的好處。詩經和楚詞是不同的，南方文學的思想，和北方文學的思想是不同的。他們各有他們的歷史，各有他們的環境，是不能併爲一談的。後來批評註釋楚詞的人，或者用北方的思想來解釋他。或者用詩經的精神來範圍他。豈不錯了。現在所以要做這部楚詞新論。將他來細細研究一下。

第二章 屈原歷史的研究

屈原是楚詞之祖，要研究楚詞，第一就要研究屈原。

『屈原是誰？』這個問題，古來並不發生。現在纔彷彿有這個話。

我十年前在成都的時候，見著廖季平先生，他拿出他新著的一部楚詞新解給我看，說『屈原並沒有這人』。他第一件說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是不對的，細看他全篇文義都不連屬。他那傳中的事實，前後矛盾。既不能拿來證明屈原出處的事蹟，也不能拿來證明屈原作離騷的時代。那些選古文的人，差不多箇箇都選這篇不貫氣的文章，認他神韻最好。真是瘋子。他第二件拿經學的眼光，說楚詞是詩經的旁支。他那經學上的主見，以爲詩經本是天學，所講都是天上的事，自然楚詞也是一樣。所以有那些遠游出世的思想，和關於天神魂鬼的文詞。也是適用詩經應該有的法度。這種廖先生所創的特別經學系統，我們不敢批評。但他的說法，實在比匡衡所說的齊詩，還新奇得有趣。我當時自然也就解頤了。他第三件說離騷首句『帝高陽之苗裔』，是秦始皇的自序。其他屈原的文章，多半是秦博士所作。史記『始皇不樂，使博士爲仙真人詩，及行所游天下，傳

令樂人歌弦之。』始皇三十六年這就是廖先生的根據。但平空在文學史上去了一箇屈原，加了秦始皇或秦博士。豈不連楚詞這箇楚字，也要推翻了嗎。

廖先生所說的第二件，第三件，或者是我們不懂，或者是我們找不出法子來證明，且不去議論他。但他所說的第一件，是很有意思的。我們研究楚詞的人，自然應當先研究屈原的歷史。我一箇月以前，看見北京努力週報的讀書雜誌上，有胡適之先生的一篇『讀楚詞』。他也對於屈原這人的有無，有些懷疑。他第一段就是批評史記的屈賈列傳，好像與廖先生的說法差不多。今列在下面。屈原是誰？這個問題，是沒有人發問過的。我現在不但要問屈原是什麼人，並且要問屈原這箇人究竟有沒有。為什麼我要疑心呢？因為第一史記本來不是很可靠，而屈原賈生列傳，尤其不可靠。（子）傳末有之，『及孝文崩，孝武皇帝立，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，而賈嘉最好學，世其家，與余通書，至孝昭時列爲九卿。』司馬遷何能知孝昭的謚法？一可疑。孝文之後爲景帝，如何可說『及

孝文崩，孝武皇帝立？』二可疑。（丑）屈原傳敘事不明。先說『王怒而疏屈平』，次說『屈平既疏，不復在位，使於齊，顧反諫懷王曰：何不殺張儀？王悔追張儀不及。』又說，『懷王欲行，屈平曰：秦虎狼之國，不可信，不如無行。』又說，『頃襄王立，以子蘭爲令尹。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，屈平既嫉之，雖流放，瞻顧楚國，繫心懷王，不忘欲反。』又說，『令尹子蘭聞之大怒，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。王怒而遷之。屈原至於江濱，被髮行吟澤畔。』……既疏了，既不在位了，又『使於齊』，又諫重大的事，一大可疑。前面並不曾說『放流』，出使於齊的人，又能諫大事的人，自然不會被『放流』。而下面忽說『雖放流』，忽說『遷之』，二大可疑。『秦虎狼之國，不可信』二句，依楚世家，是昭睢諫的話。『何不殺張儀』一段，張儀傳無此語，亦無『懷王悔追張儀不及』等事。三大可疑。懷王拿來換張儀的地，此傳說是『秦割漢中地』，張儀傳說是『秦欲得黔中地』，楚世家說是『秦分漢中之半』，究竟是漢中是黔中？

呢四大可疑前稱屈平而後半忽稱屈原五大可疑

胡先生的疑點，都很有道理。但是他『讀楚詞』的第二第三兩段，也並不堅執屈原必無其人。不像廖先生那種絕對的。不過他們對於史記屈原賈生列傳，是同樣的懷疑就是了。總之懷疑史記是一事。屈原的有無又是一事。就是史記都不對，也不能說屈原這個人完全沒有。況其中恐怕還不無研究的餘地嗎！

大凡批評一種書，其觀察點也分兩派。一派叫做流別派。一派叫做校勘派。如乾嘉以來王念孫父子那一流，就是校勘派。章實齋那一派，就是流別派。校勘派注重的是文句，流別派注重的是源流。兩派各有所長，也要互相爲用。不用校勘派的方法是正文字。則古書章句舛謬，義解不明，不能引起向上的研究。不用流別派的方法考證源委，則古代思想之來歷，需要，變遷，不著。不能實認一種學術之系統及價值。所以校勘派能減少學者渾樸的盲從，流別派也能解決學者暗昧的疑竇，二者都是不可相離的了。上面所引『讀楚詞』那一段，正是適用校